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十五
至十七



13
849
171



13
849
17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四

剛正第二
後魏高謐獻文時為治事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迴避甚見稱賞

李彪為御史中尉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嘗呼彪為李生於是

册府元龜 憲官部 卷之五百一十五

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高道悅拜治書御史正已當官不憚強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孝文詔褒美之

王顯爲御史中尉多所彈劾百僚肅然

陽固爲治書侍御史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勃此蓋同傳舍耳唯

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作大府卿庫藏克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使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贖悉入京藏以此克府未之爲多且有聚

歛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於顯顯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固官

山偉爲內行長孝明初御史中丞元正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元爲羽林隊主擿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正善之俄然奏正綦雋爲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雋騶列雋忿見於色自入奏之

封回孝明時爲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人稱之崔亮爲御史中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

不遵憲法勅亮推治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
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卽起
於帝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帝曰廣平麤疎向來
又醉鄉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
酈道元爲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
南王悅嬖近左右丘棠念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繇於
念匿於悅弟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
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高恭之字道穆御史中尉元正引爲御史其所糾擿
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正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

正曰古人有言罰一人則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
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正深然之後道
穆爲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捧
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
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
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
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
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
朕以愧卿卿反謝朕時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
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又云恭之爲御史中尉
兼黃門侍郎外秉直繩

內參機密諫諍

極言無所顧憚

北齊趙郡王琛魏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迴避遠近肅然

司馬子瑞為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後周王誼閔帝時為主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讓

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

肅遷御正大夫

隋柳或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文帝嘉其粹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

十萬米百石右僕射楊素當途顯貴百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

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據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繇是街

之或時方為帝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梁毗煬帝即位為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

字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

房彥謙煬帝世徵為司隸刺史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

司隸別駕劉炘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彈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元禮長揖有識嘉之炘亦不敢爲恨

游元大業中爲朝請大夫兼侍御史宇文述九軍敗績帝令元案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南造元有所請囑元不之見佗日數述曰公任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案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李德饒大業中爲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

陸知命初爲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繇是待詔於御史臺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陳竟得罪百寮震慄

唐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武德九年十月民部尚書裴矩奏突厥殘暴之處戶請給絹一疋太宗曰朕於天下唯誠與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但戶有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公思之至也伏伽進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讓救恤百姓則欲苟釣虛名用心若是豈當朝寄請鞠其罪太宗從之其後計

口爲率貧人賴焉

柳範爲侍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唐臨爲殿中侍御史大夫韋待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比以小事不足介意今日以後爲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立私談臨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共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亂班常失色而退李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時有郇令裴仁軌私

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軌竟免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

王義方高宗朝爲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爲萊州司戶叅軍義方將赴萊州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之事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爲公不爲私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令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

實以爲魏義府大怒義方至萊州又爲義府中傷竟坐免官

王本立爲侍御史乾封中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上馬本立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

魏貞宰爲監察御史深爲高宗所委信嘗從容問曰外聞以朕方自古何天子也對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帝曰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代英傑時人以爲臯陶稷禹之流而使不免貧賤死於草澤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也帝曰我適欲用義方爲著作郎聞

其已死旣往不諫追悔無及貞宰曰兆部員外郎劉藏器才行相副陛下所知今年尚七十始爲尚書郎部下徒歎王義方已殂藏器見在何爲棄之馮唐所謂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默然

王無競爲殿中侍御史正班於閣門外宰相團立于班北無競前曰去上不遠公雖大臣自須肅敬以笏揮之請齊班時朝議是非參半

肅至忠爲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

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至得各自
彈事不相關或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
白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剛正

常思謙爲監察御史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
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大理丞張山壽斷遂良徵銅
二十斤少卿張獻冊以爲價當官估罪宜從輕思謙
奏曰官市依估私但兩和且園宅及田不在市肆豈
應用估獻冊侮弄文法附下罔上罪在當誅高宗曰
獄刑至重人命所懸獻冊曲憑估價斷爲無罪大理
之職豈可使此人處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獻冊亦

貶官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
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
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
碌碌之臣保妻子耳乾封中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
未嘗行拜禮或勉之思謙曰鵬鸞鷹鷂豈衆禽之偶
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
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懾州縣誠曠官耳永淳
初歷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
御史張仁初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禘仁禘
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禘連魯頗

知事繇仁禘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禘非嘗之罪卽臣亦事君不盡矣謂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後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詞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柰何姑息爲事耶

張仁愿少有文武材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雒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之爲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爲有識所重

蘇珣垂拱初拜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曾等諸

王使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珣與韓曾等同情則天召見詰問珣抗議不回則天不悅口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後爲右肅政臺御史大夫神龍初武三思擅權雍州人常月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爲三思所構中宗令斬之珣奏非時不可行刑繇是忤三思旨轉爲右御史大夫尋出爲岐州刺史

馬懷素爲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射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禘等送之郊外易之大怒後使人誣告貞慎與

元忠謀反則天令懷素按鞠又遣中使促迫諷令備成其事懷素執政不受則天怒召懷素親命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爲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鞠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辭貞慎等繇是獲免

宋璟爲御史中丞張昌宗恩幸之盛歷代無比長安四年秋有許州人楊元嗣上言昌宗去年九月遣方

術人李孔泰卜相孔泰謂昌宗面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卽天下歸心則天令鳳閣侍郎韋承慶司刑卿崔慶與璟推鞠之承慶奏言昌宗欵稱所得李孔泰占相之語旣已聞奏准法狀當首露孔泰輒出妖詞請付法科罪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曰昌宗旣位列九卿爵窮五等榮貴之極理絕覬覦召問卜相之流已得心懷悖亂况孔泰卜得純乾卦云是天子卦如知任妄之詞何因不卽擒送近雖自奏終是包藏日久准法合處斬破家請收付制獄更窮理其罪則天久而不荅璟又奏曰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若不禁身推勘臣恐天下歸心於昌宗伏乞陛下以
 義斷恩允臣此奏則天曰卿且停推勘待更詳簡文
 狀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日向觀宋璟所奏事緣社稷
 不為身謀願陛下可其所請竟不許又載易之與弟
昌宗縱恣益橫
 願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張工李太古古凶言滋不順
 為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寔其居則天曰易之等已
 自奏問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
 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就御史臺推勘以明國
 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
 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兆壽恐忤旨遽
 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
 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鞠問俄
 有持勅原之仍命易之等請璟辭謝竟拒而不見口
 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自足易之等嘗欲
 因事申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

魏傅弓神龍中為監察御史時監門左大將軍薛簡
 內掌侍輔信義尤稱縱暴傅弓將奏請誅之御史大
 夫竇從一既黨附官豎乃謂傅弓曰信義之徒深為
 安樂公王所眷威勢甚高言成禍福何輒請殺之傅
 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繇此輩弄權耳若得
 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從一無以荅但固止
 之傅弓又劾奏銀青光祿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姦賊
 四十餘萬請寘于極法帝召傅弓傅弓進曰刑賞者
 國之大事陛下賞已矣加豈宜刑所不及帝乃削惠
 範銀青光祿大夫寺主放歸于家惠範者長安胡僧
也嘗好游權門與

易之兄弟相善後張易之等伏誅又妄稱預謀遂賜爵上庸郡公加銀青光祿大夫俸祿同于職事又嘗表稱先聖功德留付貧道固請於東都創造聖善佛寺及帝幸長安又勸請於長樂坡造大像凡所糜費巨億萬計府為之虛竭海內寃之俄又制授簡較聖善中天及上都西明三寺主帝又御行親送之惠範既權震外內當時莫敢言者一朝遽為傳子所奏朝野莫不稱慶

袁從之為左御史臺侍御史景龍中長寧及安樂安定等公主多縱奴僕劫掠百姓子女以為奴婢從之悉收王家奴僕繫獄將窮竟其罪主遂訴之於帝制令放免從之又執奏曰陛下今若曲受主言而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臣知放則免罪於私門劾則得罪於公主終不忍全身遠害屈法偷生惟陛下垂矜

察帝竟不納

薛謙光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侍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錄狀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可矣遂與侍御史慕容瑜奏彈之反為太平公主所搆出為岐州刺史惠範既誅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崔日用為監察御史神龍中為秘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道日用知之遽奏于中宗時普思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

王志愔神龍中爲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畏憚
韋虛心爲御史神龍年推按大獄時僕射竇懷忠侍
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
楊瑒爲侍御史開元初崔日知爲京兆尹貪暴犯法
御史大夫李傑糾劾之反爲日知所構瑒廷奏曰糾
彈之司若遭恐脇以成姦人謀御史臺固可廢也玄
宗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日知黜縣丞
崔隱甫爲御史大夫臺中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
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僚

側目玄宗謂曰卿爲大夫深副所委
翟璋爲監察御史裴行會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璋知
班乃牒中書省勘侍郎王琚及太子左庶子竇希瓘
入晚遂爲所擠出爲岐陽令
韋陟爲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
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
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
房琯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繇此疎陟
張鎰爲殿中侍御史肅宗乾元初華原令盧擬以公
事呵責邑人內侍齊令誹誑銜之構巫外發鎰按驗

擬當降官及下有司擬當杖死鎡具公服白其母曰
上疏理擬必免死某必坐貶若以私則鎡負於當官
貶則以大夫人爲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吾
所安也執奏正擬罪故擬得配流鎡貶撫州司戶
嚴郢爲監察御史道士申泰芝託使鬼物却老之術
得幸於肅宗因使往湖南宣慰受姦贓鉅萬又以訛
言惑衆潭州刺史龐承鼎按其事以聞肅宗不之信
召泰芝赴京師下承鼎於江陵獄詔郢窮理之郢具
以泰芝姦狀聞帝又令中使與觀察使呂諲同驗理
諲亦執奏泰芝姦狀帝皆不納時御史中丞敬羽希

旨附會泰芝郢堅爭其事帝大怒叱郢令去郢進而
言曰龐承鼎所奏申泰芝賊得贓狀按爲妖言皆泰
芝書跡而泰芝所論承鼎捕魚放生池國忌日殺羊
事皆微細又無證驗陛下奈何欲罪承鼎而宥泰芝
臣雖殺身不敢順旨收繫泰芝引支證廷辯曲直帝
曰卿且罷去郢復上疏理承鼎且言泰芝妖逆罪在
不捨臣縱殺身尚當尸諫况今未死豈敢求生詞甚
切直帝大怒竟杖殺承鼎流郢於建州頃之泰芝妖
妄不道伏誅乃追還承鼎本官召請郢復爲監察御
史

顏貞卿爲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

李勉爲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李衍爲殿中侍御史代宗永泰元年正月壬子章敬皇太后忌辰百寮於興唐寺行香內侍魚朝恩置齋饌於寺外之商販軍坊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衍與戶部郎中相理造以正言折之衍詞直而強突頗忤朝恩遂罷會

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時元載專政栖筠正身守道無所顧憚以酬任遇之恩華原尉侯莫陳怱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臺叅栖筠面詰其勞考怱恐懼不敢隱諱乃以詐冒成優問其故卽吏部侍郎徐浩私戚京兆尹杜濟吏部侍郎薛邕因緣請託共成罔冒三人皆宰臣相厚遂劾奏之帝依違未決栖筠陳請之際屬日蝕帝問其故對曰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理此天所以敬戒於明堂聖繇是感悟坐愆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振百度肅然中朝

選用帝皆密訪於栖筠栖筠盡心知無不為四五年間載克位而已

王翊為御史大夫貞亮鯁直名於當代

竇叅德宗初為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言天下事又與執政議多異嘗帝器之或叅決大政時宰相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叅貞元三年十月擒獲謀逆賊李廣孔等六人令中官王希遷鞠之於內侍詔獄皆欵伏叅請令三司覆驗詔從之宰相李泌亦有穆贊為御史中丞以強直不附權倖卒為裴延齡譖

毀罷官無幾又貶饒州別駕

武元衡為御史中丞順宗初即位王叔文專政以其黨數人為御史在臺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皆有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為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所厚也求儀仗使判官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為右庶子

盧坦為御史中丞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詔貢獻二人皆得罪於朝堂憲宗召坦對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獻皆以家財朕已

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數令陛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下柰何受小信而失大信乎帝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明德帝深善其言右僕射裴均交結權倖得貴位在班列嘗踰位而立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列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坦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李元素爲侍御史元和中東都留守杜亞素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雒成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印亞意其爲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爲不直表陳之寧遂得罪命元素就覆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元素盡什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又上疏論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臣一出不復得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帝乃悟曰非卿孰能辯之後數月竟得真賊薛存誠爲御史中丞時有僧鑿虛盜爲姦濫積財巨萬事發獄成中外掌權者更欲搖動之帝初令什其

罪存誠不受詔明日帝又宣言曰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虛罪狀已具陛下將詔之請先貶臣然後可取帝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時京兆尹楊憑驕倨於大班列惡之夷簡疏憑前後四犯彈奏之憑坐貶臨賀尉賜夷簡金紫當時翕然謂紀綱復振

裴度爲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詞切忤旨出爲河南功曹

柳公綽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寮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按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寮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臥令子弟傳言耶弘懼扶牀而出人皆聳然

崔從爲侍御史知雜遷御史中丞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倖事闕臺閣或付仗內者必抗章疏論列請歸有司

孔戢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判官徐玫以狡慝助成從史之姦逆從史旣擒孟元陽接節至軍復欲署玫爲從事戢遂牒澤潞收玫以候詔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玫於播州

獨孤郎為御史中丞故事憲府選御史多因其長有請然後除授崔冕鄭居中同時除監察皆出於丞相郎即拒而不納冕改授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都丁居晦為御史中丞頗銳志當官不畏強禦然而措置或乖中道執政請移易遂復舊官帝疑與當軸者不叶故復舊職居晦前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慷慨有大志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帝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景讓上言朝典有素無容過越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

王華為侍御史乾符末右散騎嘗侍李損有子疑吉

武寧軍節度使支詳辟為判官及廣明中徐之偁將時溥逐支詳擅稱留後中和中朝廷加節制溥奏本州幕下賓客一切舊貫至是欲以腹心代之咸誣其寘毒然而後奏仍表疑吉父損密通具情乞下御史臺鞫理時軍容使田令孜與溥賄賂交結乃遣御史中丞盧渥銀而成之華執理雪焉令孜怒乃遣人傳宣取歸本軍華拒而不遣乃白宰臣蕭遘云李損與疑吉雖是父子相去數千里誣以知情實曰非靠乃非時請開延英面奏帝遂然之以時溥有勳令孜抗奏遂有詔罷時溥蕭遘王華盧渥襄亂之後未失朝廷大綱深為處當也

冊府元龜

剛正

卷之五百一十五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振舉

夫奮庸亮采所以幹於事功宿業脩方所以舉平官
政矧乃中司之局紀綱是賴平反措枉用清於庶獄
繩違糾繆以肅乎外庭政治之攸先法度之所出莅
斯職者實重其選自非秉方正之節挺中立之志居

冊府元龜

憲官部

卷之五百一十六

位自稱臨事生風謹除教而有嚴專抨彈而無避亦何以充厥任哉元魏之後乃有振攸司之務論庶官之失脩舉廢墜釐整班制儆率其違慢縫彌其愆闕使衆目咸振彝倫式叙斯固得持憲之軀焉

後魏孝莊時元子思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爲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嘗暫廢府事臺省竝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

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等亦蒙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准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斯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弁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猷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復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躰臣旣見此深爲惟愕旅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

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卽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較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綬傳皆云旣爲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卽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尚書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各至臧否何驗

臣順專執未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猷伯王元旭等妄班士流早忝清官輕弄矩禮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然至此此而不綱將墜朝令請以見事免猷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家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

高道穆孝莊時爲御史中尉上疏曰臣聞舜命臯陶姦宄是託禹泣辜人刑辟爲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

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大和之初置廷尉司
直論形辟是非雖事非古始文濟時要所謂禮樂雅
興不相訟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令任所思報効未
忘寐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
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今職司其憂
猶望僣僥竊見御史出外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
不無枉濫何者得情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治容有
交憎姦猾之徒嘗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
御史一經簡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
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

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
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
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擬廷尉秩以五品選歷
官有稱心平輔政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
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
館御史簡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
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
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依所以
獄罪之聽以所簡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
聽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簡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

可息叢棘之下無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
唐高宗永徽四年崔義玄爲御史大夫舊例御史臺
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卽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競往
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及義
玄爲大夫始受定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
名則天萬歲通天元年左臺殿中侍御史徐有功奏
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匱使愆失具略曰自陛
下卽位以來海內官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
之曹用舍不平補擬乖次應留卽放應放翻留囑請
公行頗面罔悞遂使囂謗滿路怨讟盈朝侵以爲掌

殊無愧暉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鞠訊結斷刑
獄至嚴革命已來載祀遞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
推鞠者恣行酷法不依律文妄構異端虛立證據劾
略爲罪捨法用情格律昭然無心遵奉斷事則不依
款占罔據條章狀表生情法外構理率心任意輕重
自由天下稱冤莫不據此陛下九重嚴秘萬機事摠
何能一一躬覽事事親詳近臣畏罪而不言大臣重
祿而不奏遂使刻薄之吏弊法未悛士子朝臣屏氣
累息皆不自保恐墜網羅又陛下令朝堂受表設廳
授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立且各自訪閑延

引歲時拖拽來去叩關不聽槌鼓不聞抱恨懷冤呼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使直申其冤是有司務在重增其枉塵垢聖德隱蔽宸聽者是臣忝不忠不誠死罪死罪臣今請考選官詮註不平致令在外怨讟者臣即察訪糾而彈之以復其曲伏望貶考奪祿以愧其心罪仍依法度其刑獄推斷之官有行酷法妄考妄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准前條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與奪致令擁滯有理不為申者亦望准前彈奏貶

考奪祿然臣昔處法司猥蒙擢用臣愚然以上答聖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擊擊是臣之分如天恩允臣所奏請降敕施行庶不越旬時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制從之

玄宗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略無承稟及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寮側息帝嘗謂曰鄉為大夫深副朕所委

德宗禎元二年七月司門員外王休為左贊善大夫

以判刑部斷獄失理爲右丞元琇所奏故就冗秩時政尚因循宰相簡轄琇獨舉其職議者多之

八年正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准勅便湏處分要知法理又緣大理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錯事湏詳定比來皆却令刑部大理法道簡勛必恐自相扶會縱有錯失無由辨明伏請置法道一員與斷結之際事無關遺其糧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請准刑部大理處分勅旨依奏

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今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畢輒槌鼓進狀者請却付本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使任詣臺司案覈若實抑屈所由官錄奏推典量罪決責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准法處分

姚庭筠爲御史中丞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察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者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脩一水牕或伐一枯木竝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

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合令准法處分其有故生疑滯有致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從之

憲宗承貞元年十月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奏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叅所奏凡諸使兼憲官者除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余竝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于頔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鄧泳以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進旨令在同類之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竇叅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准簡省官立在本品同類之下從之

元和元年三月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官尚書省四品已上官請司正三品已上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轉運鹽鐵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招討經略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將軍三品已上官除授皆入閣門謝其餘官許於宣政南班拜訖便退詔曰如此例中有加使及職掌竝准此又奏吏部兵部尚書侍郎官并禮部侍郎每選舉限內自十月至二月不奉朝叅若稱事繁卽中書門下御史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掌况旬節已賜歸休又許分日一月之內纔奉十日

朝參甚寒又蒙矜放臣詢求故實以爲王顏任中丞日嘗論其事舉奏甚詳伏請准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仍永爲常式從之

二年十二月癸亥御史臺奏文武嘗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十四日勅如有朝堂相弔慰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語笑誼譁入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慢立班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訕穿伏出閣門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語闌入朝不從正門出入非公事入中書寺每犯奪一月俸班列不肅所由指撝猶或飾非仍拒抗者錄奏貶官今商量舊條每罰各減一半所

貴有犯必舉如所由指撝報告抗拒飾非即准舊具名聞奏必異衆知稟敬朝列肅清從之

四年五月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准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者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及館驛寺使新人除出使外竝無職掌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諸使諸州有兩稅外雜率其違格勅不法事請諸道益鐵轉運度支巡院訪

振舉
察狀報臺司以憑聞奏從之

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十三月轉准具員加十三月今後減至十月從之播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脩舉

十二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名字高下爲班位先後爲名在前身在外到却在舊人上後先有紊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日爲先後未上不得計月數制可其勅名在前上日在後之人但不逾一月不在此限行位班次卽宜以勅內先後爲定十五年

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授上日職事先後去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爲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者准其年九月七日勅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卽宜以勅內先後爲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來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爲懲創恐乖舊例殊未合宜伏緣臺司職事各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踰越若行立班次旣依勅令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翻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以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

為定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別其名開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職事而已從之

穆宗長慶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等使請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貞元二年勅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為常式者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勅文臣昨十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允許重舉前勅不許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文昌自宰相出鎮庸蜀奏請官御史南宮郎三人為察佐以其職帶台茲上故可之不踰年又表侍御史上由伯監察蘇景喬留中不下中執法舉舊章議者以為常

三年二月御史臺奏差定朝拜公鄉除准式假外有臨時請假者請同臨祭出齊罰俸又拜陵官辭訖便須發不得止宿於家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有舊條昨因左巡奏疎闕已准勅科罰聞奏訖臣今簡尋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伏請添一節文應諸司科決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嘗稍稍涉非理者並准前條聞奏禁城內不在此限庶得從今已後免有關遺勅旨依奏
四年侍御史知彈奏溫造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沮而不行

敬宗寶曆元年閏七月監察御史劉寬夫上言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請以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以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卽請取丞郎攝從之

九月御史臺奏近日新置刺史赴官多違條限請准舊制不逾十日嘗叅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來淹延亦動經累月自今已後嘗叅官分司請勅下後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請待臺牒到發限外如妄稱事故不發嘗叅官奏聽進止六品已下官臺司舉罰兩月俸科從之

文宗太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准勅科決者臣當司准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囚稱冤卽收禁聞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疑憚務求省便難冤冤辭恐至無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理且臺司本定四推以讞疑獄六察職事已重不合分外領推伏請自今以後有囚稱冤者監察御史聞奏勅下後便配四推所異獄無冤滯事得論理從之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內外六品以下官有不之任諸色事故勾留等伏以任官員數素定奉公無分有堂

一處闕人庶務失本法苟不舉弊恐滋深今國計所
須江淮是賴江淮州縣官俸科稍厚處勾留倍多除
准勅正額勒留人外有事故離任者每年須部送兩
稅左藏庫行綱不知處差掌務例置以官糜費因緣
所害甚廣况勤勞責累移在他人俸祿資考則爲已
有欲將求於致理先是察其曠官伏請起今除元有
勅額勾留之司及宰相節度使幼小子弟忌例一官
不之任外縱有要籍並須具事由聞奏挾名勅下卽
任離本官任仍當時牒報御史臺有違請免所居官
并殿三選其州府長史奏聽進止可之

三月壬寅御史臺奏三院御史盡人到朝堂從前無
止泊處今請置祗候屋宇門下直省院西京兆府尹
院東有官地請准長慶元年八月於中書南給官地
起造請度支給錢一千貫文臺司自勾當便從便起
造可之

十月丁卯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宰臣奉
宣進止自今以後欲對並令前一日進狀來者伏以
延英開日群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時如進狀請對
或令司各有要事便得奏聞今遣應對官前一日進
狀以尋常公事不假面論只且於表章足達更俟後

坐動喻數辰處置之間便有不及以茲限約恐失事
機竊以請對官狀入之時合在平旦苟或居後則乖
敬恭致令臨事排比時有失次伏乞重賜宣示俾其
曉知限以狀入者並在卯前如在卯後聽不收覽自
然人各遵奉理將中可之

是月御史臺奏伏准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便道之
官蓋緣任缺其人則朝廷切於總理近日皆顯陳私
便不顧國經越理勞人迂行縣道或路非傳置創設
供承况每道館驛有數使料有條則例苟踰支計失
素使偏州下吏何以咨陪又准假寧令守官五考一

給拜掃假今皆稱幸從便路願謁粉榆則是展墓足
以因行赴官得皆枉道臣今月五日已於延英面奏
伏奉聖旨今將狀來伏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紀律
敢有違越請委所司論劾勅旨依奏

是月御史臺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并監院等公事
申牒臣當臺各令遵守時限并臣當司行牒勸事多
緣准勅推勸刑獄或是遠方人事有抑寬凡於關繫
盡須勸逐事節不精卽慮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月不
申兼頻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懼涉慢官其間或
有須且禁身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弊恐轉深臣等

今勘則各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清故違勅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經過所由輒有停滯其所由官典尋節級別舉處分其間如事須轉行文牒諸處追尋亦須具事由先報勅旨依奏

五年三月御史臺奏應截耳進狀人准開元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勅此來有小小訴競卽自刑害自今以後犯者先決四十然後勘事文准建中元年三月

十一日勅節文自今以後除事有不合所司論者卽任奏聞其餘不得妄有進狀如有違犯及自刑害者卽令所司送官准法處分仍委臺府具前後格勅分析告示者伏以近日截耳論訴其徒寔繁且將自刑以冀上達未必皆負其屈州府不與申論臣謹詳前後勅制如前伏請自今已後如有此色者竝准元勅付司先決四十後推勘宜令待推勘無理卽本犯之外准元勅處分

是月丙寅御史臺奏伏見在京諸司兼諸道方鎮等奏請賓僚及州縣官等改名多言與近使從伯叔名

同勅旨皆允在於典法宜爲重難若於宗族之中服屬又近創名之日合慮有妨而曾不是思但將自便紊朝廷之典章滋選部之姦濫苟無懲革實謂幸門或以孤更名禮經不可繫於名教合守格言伏請嚴示勅文俾其止絕諸司使自今已後不得輒奏聞如有事故必須爲改卽請具所奏同名入下付有司以出身以來官銜切加磨勘事實顯者方可聽從之九年八月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參官等舊例新除大大中丞府縣官自京尹以下並就臺參見其新除三院御史並不到臺參亦不於廊下

參見此爲闕禮尤甚伏請自今以後應三院有新除御史等並請勒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下參見異使稟奉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官并諸色所由有罪犯瀆科決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聳態不可一一奏聞便欲隨事科繩又緣臺杖稍細以細枝而止大罪必恐免殺不懲自今已後如有情故難容不足上塵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數勒送京兆府用甞行杖科決訖報異得戒懼之意稍嚴姦欺之心可革從之

開成元年正月御史中丞李珣奏御史臺舊制大藏

左藏庫以殿中侍御史兩人分監令珣請以監察二人代之仍放朝參本俸外依舊加給三十千出納小差委以彈舉從之

二月御史臺奏舊以第一第二殿中御史知東西推竊以故事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後即漸輕近以新入監察兩人監倉監庫殿中既無倉庫兼俸空負推獄憂勤即與臺中從劇入輕頓乖舊例今請殿中第

三人第四人分知兩推希同漸殺之文可之

前奏監察監倉

亦御史中丞李珣上請且御史新入皆先外府推事是從劇之甚者倉庫厚俸酬其勤勞是入輕之優者李珣皆倒置之乃自言從劇入輕頓乖舊例聞者莫不笑其無素

四年四月御史中丞高元裕奏伏以天下三司監院

官帶御史者從前謂之外臺得以察訪所在風俗按舉不法元和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簡亦曾奏知監院官多是臺中寮屬伏請委以各訪察本道使司及州縣有違格勅不公等事罕能遵行歲月既久事湏振起伏請自今以後三司知監院官帶御史者并屬臺司凡有紀綱公事得以指使從之

武宗會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陳夷行奏奉中書門下牒伏准今年正月二十八日宣應館驛近日因循多致敗闕郵遞馬畜每事闕供蕃客往來皆有論奏

委中書門下與夷行同商量條流聞奏所置館驛鞍馬什物竝作人多少及功價資課每年破用取何色錢物添脩支遣其驛馬數勘每驛見欠多少速具分折奏來者臣今商量請准勅先牒諸州府勘鞍馬什物作人功價糧課并勘每年緣館驛占留錢數諸色破用及使料粟麥遞馬草料待諸州府報到續具聞奏今具簡前後勅文行用相當者叅立新格逐意條流除館驛弊事

宣宗大中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事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至如婚田兩競息利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軍諸使亦且合於本司披論近日多便詣臺論訴煩褻既甚爲弊頗深自今以後伏請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婚田兩競且令於本司及本軍本州府論理不得卽詣臺論訴如有先進狀及接宰相下狀送到臺司勘當審知先未經本司論理者亦且請送本司如已經本司論理不平卽任經臺司論訊若臺司推勘寬屈不虛其本司本州元推官典竝請追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卽罰直書門下考稍重卽停見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

九月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今臣將狀來者勅旨依奏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應文武嘗參官本朝及入閣追
朝不到并連請假故又闕朝參等臣今月二十一日
延英面奏進止以班行務在嚴肅今臣切加提舉者
臣伏見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止於是吏部
兵部禮部三司尚書侍郎郎官等選舉限內久廢朝
參雖事在奉公猶奉請釐革近者已久絕提舉稱涉
因循應文武嘗參官多妄請假不妨人事無廢宴遊
但務便安有虧誠敬以至上勞聖念俾肅朝行臣忝
憲司親承睿旨苟或避事實虞曠官臣請起自今已

後文武嘗參官等除准式假及病灼然爲衆所知外
有以事故請假者並望許臣舉察錄奏其所陳假牒
請准舊例每牒不得過三日每月不得再陳牒如本
合朝日無故一不到請准嘗條書罰再不到臣請倍
罰頻三朝不到便請具名衙奏聽進止其追朝入閣
近例全合赴班一不到准條已倍書罰類兩朝不到
便請具衙聞奏所異臣寮稍加惕厲班列得以整齊
勅旨依奏

九月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勅科決囚徒合差
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御史未至其囚已引至

科決處縱有冤屈披訴不及今後請許令御史先到引問如囚不稱冤然後行決其河南府准此諸州府有死囚仍委長史差官監決並先引問從之

懿宗咸通十四年春正月丙寅御史中丞韋蟾奏應諸州刺史除授正衙辭謝后託故陳牒請假實為容易自今後如實有故為眾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陳牒之限應內外除官入京合便朝謝如有犯條章頗乖禮敬自今已後望准故事如未朝謝須俟於都亭驛如違臺司勘當申奏從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振舉第二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庚辰御史中丞李德休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溫僭逆刪改事條或重貨財輕人生命或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并是偽廷刪改者兼偽廷先下諸

冊府元龜

憲官部

卷之五百二十一

道追取本朝法書焚毀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卽目只定州勅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勅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並合本朝式令勅李德休譽洽朝端任隆臺憲將舉行於舊典請刪定其法書載闕申陳備見公切從之

二年三月三十日御史臺奏新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略等使刺史縣令及諸道募府兼諸司帶憲銜兼官納合光臺錢謹具本朝元納及後減落錢數如後兼御史大夫元納三十貫減落外今納一十五貫兼御史中丞元納二十貫減落外今納一十貫文兼

侍御史元納八貫三百減落外今納五貫一百五十五貫殿中侍御史元納一十一貫三百減落外今納五貫六百五十五文兼監察御史元納一十三貫三百減落外今納六貫六百五十五文以前臺司准本朝例及減落外後徵前數分析如前應有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經略防禦使及諸道募府上佐官并諸司並行新授兼官者並合送納前件光臺憲御禮錢今欲准例勒辭謝驅使官申報牒兵部勒告身案除准宜取外准例須候送納光臺禮錢了未鈔到方可給付轉帖諸道進奏及知後院等准從前事例申報催

徵無致有隳舊規從之

至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申臺司見行事件應

新除節度防禦團練使科史賓募州縣官兼帶五院憲御合徵臺禮錢如是已曾納過准舊例不徵兼御史大夫元徵三十貫今徵六貫文兼御史中丞元徵二十貫今徵四貫文兼侍御史元徵八貫今徵一貫六百六十文兼殿中侍御史元徵一百二十貫今徵二貫二百二十文兼監察御史元徵一貫六百六十文

五月己酉御史臺奏准本朝故事當司六察合行職事條例如後史察應吏部行內南北兩曹磨勘選人合具駁放判成人具名銜報分察使及三銓應錄注官後具前銜後擬報分察使典簡如有踰濫即察使舉追本行令使推勸兵察應兵部司公事一一合報

使戶察應戶部司諸州戶帳貢物出給蠲符具事件合報察使刑察應刑部司法律赦書德音流貶量移斷罪重輕合報察使禮察應禮部補轉鑄印諸祠祭料法物合報察使工察應工部司工役等合報察使伏以御史臺六員監察謂之分察使察訪網舉動靜必行但緣曠廢久不施行今欲重行條貫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侍御史臺奏每月文明殿入閣及百官五日一赴中興殿等事伏准故事每月百官入閣所司排儀仗金吾勘契入後有侍制次對官各舉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記言動以付史館編脩

帝錄此本朝經久之制也昨陛下初膺大寶思致治
平遂降綸言特申聖旨百官除嘗朝外依宰臣每五
日一度入內起居所貴得預敷陳俾疑庶績此益陛
下切於百司各言於時政特令五日一面於天顏錄
眷眷以丁寧限朝儀之拘束序班而入拜手而迴縱
有公事要言亦且卷行湏出百司何由舉職兩史無
以記言外則因此廢侍制次對之官內則無以分延
英衆人之別以臣愚見竊有所陳欲乞陛下每月一
日十五日兩度出御文明殿排入閣之儀諸司依前
轉對奏論今司公事其百官就食謂之廊食則中外

既言區分禁庭亦更嚴察如陛下切於群臣有所敷
陳卽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際班行內有要奏
事者臨門狀到便許引入此又於旅進旅退事理不
同言路旣開別彰聖德如或以山陵日近朔望不坐
卽取次日亦合舊規候過陵園還如法制臣叨司邦
憲獲典朝儀儻遇事而不言卽奉公而何取乞宣付
中書門下商量曾獲經久者中書奏議曰比令五日
內殿起居慮百司有事論奏中外或爲擁隔至於朔
望入閣亦是朝廷舊儀李琪自領憲綱每循故事備
官條奏頗叶國章望依所奏勅旨曰五日起居之意

所貴數見群臣俾陳時事憲司所奏朔望入閣等事
既合往例得以允俞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際班行內
有要奏事者便出行奏對仍付所司自後言事者又
奏請五日內殿起居之日請今日官次第轉對奏事
又從之自是百官五日內殿起居以所言事形於牋
奏錄在笏記明敷於殿庭而素無文學及不閑理體
若其文句鄙陋詞繁理寡敷奏之際人皆竊笑然以
次第當言無所辭避而冗散之徒或行路假手俛俛
供職愁苦無繆時議者以為不便後竟罷之始知李琪所奏深達理體矣
八月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辭每遇

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員
其日辭謝不得或恐差使者已定發日除官者准宣
催發以一日無班便妨辭謝臣愚忝詳每內殿起居
日百寮先叙班於文明殿庭候辭謝官退則班入內
殿莫便於官吏辭謝者從之

十月庚戌以吏部侍郎盧文紀為御史中丞文紀初
領事於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
臺史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
丞如首吏見長官之禮及偽梁將革命本朝微莠諸
藩強據人主大臣皆姑息邛吏時中丞上事邛吏雖

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今兵亂便以爲掌文
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按端簡通名贊拜邛吏
輩旣出怒不自勝十一月丙子進奏官等相率於閣
門求見騰口喧訴狀奏曰臣等今月四日中丞上事
禮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
尋則在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曰
如何臣等云大夫曾爲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躰
之間寔爲舊史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又堅傳指
揮便合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儀拒命則恐有
奏問遵稟則全隳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

定者上謂宰臣趙鳳曰進奏官此外何官鳳曰府縣
發遞知後之流也帝曰乃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乃
詔曰御史臺是本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
居中外皆待整齊藩侯尚展於公叅邛吏豈宜於抗
禮遽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滋多綱紀隳紊霜
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惟新皇圖重正宜加提
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闕舊例竝須行舉稍不
稟承當行朝典

十二月丙戌御史臺奏嘗朝辭謝官嘗朝則南班橫
行與百官齊拜入閣日敷正門外序班亦伏南橫行

百官雖不拜候喚伏時辭謝官便展拜儀今伏見每
內殿起居日先於文明殿庭序班百官固不設拜只
候宰相至便入起居固不傳宣命若有南班辭謝稍
似非儀請自今後其日不許辭皆令次日候有掌朝
卽得辭謝若遇急切公事卽准舊例令隔門辭謝或
於閣門祇候宣放其文武兩班不更於文明殿序立
至於中興殿門外立班祇候宰臣到便依次第入起
居又准故事掌叅官每日趨朝不合無故請假如寔
疾病不朝叅問不得私行人事新官未謝不合私人
事到宰相宅每月請假不得過三日吏部南曹郎中

請以鑠院前五日免朝若遇起居入閣叅假追朝御
樓謝賀行香城外班並合到不到書罰三司河南府
職事帶正負官如南曹例勅旨盧文紀自領憲綱頗
思振舉備觀條奏皆叶通規李琪以內殿起居不廢
辭謝蓋慮畱滯乃是權儀盧文紀以正衙序班恐曠
故事請候次日亦可允依所請三銓免朝事繫繁省
選人旣少公務非多宜且依所奏鑠銓前五日免朝
將來人數漸多湏容點簡卽許開曹後免朝永以爲
例付所司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
有婢僕自經投井非理物故者近年以來凡是死亡

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驗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皆市胥卒同於民家因事邀頡取索臣詢訪故事當司今有舊京往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喪委府縣簡舉軍家委軍巡商旅委戶部然諸司簡舉後具事由申臺其間或在濫情故臺司訪聞卽行舉勘如是文武兩班官吏之家卽是臺司簡舉臣自今已後欲准故事施行者兼左右巡使錄到喪葬車輿格例比緣官品等差無官秩之家過爲僭侈供應者固當行責今則凡是葬儀動踰勅格但官中只行簡察在人情各盡孝思徇彼稱家之心許便送終之禮又難折

孝心盡決嚴刑遂以供六例行書罰以助本司支費兼緣設此防禁爲此權豪之家違禮厚葬若貧民簿飲不充無憂僭禮書罰兩京卽是臺司州府元無條例者勅旨今後文武兩班及諸司官吏諸道商旅凡喪亡卽准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家凡死喪及婢僕非理物故臺司所奏委府縣軍巡同簡舉仍不得縱其吏卒於物故之家妄有邀頡或恐暑月屍柩難停若待申聞簡舉縱無邀頡亦須經時日月屍柩難停若待申聞簡舉縱無邀頡亦須經時日今後仰其家喚四鄰簡究無他故逐便葬理具結罪文狀報官或後別聞枉濫妄有保證官中訪知勘詰

不虛本戶鄰保量事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巡院簡舉頗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所奏喪葬車輿格例今後據品秩之外如庶人喪葬宜令御史臺差御史一員點簡供任行人如有違越據所犯科罪臺司不得書罰擾徵行人支非憲綱事體付所司

是月十一日御史臺奏謹具本朝舊例合行公事如右應諸道進奏院准本朝例各合置臺巡逐日在臺祇候應奉公人凡有公事並合申報臺巡逐日在臺祇候應奉公事應諸道進奏官每四孟月初及五月冬至新除大

夫中丞并合臺參伏自偽朝以來全隳舊例今准勅命條流請准本朝舊例施行應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略團練使及諸州刺史新除付任及郎幕上佐官等得贊及准宣進奉到闕及歸本道並合廊參正衛謝見辭如遇大夫中丞入臺並合臺參兼凡有公事及到發日並合申報如遇追勘進奏官典勘責科罰又伏以偽朝已來全隳往制既未條理轉失繩規伏乞特降明勅指揮免令隳紊奉勅宜依
二年四月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設食百官坐定兩省方來自五品已下輒起勅每赴廊食如對御宴

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宜各罰半月俸
九月御史臺奏每遇入閣日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
邊祇候彈奏公事或有兩班參雜失儀點簡不及難
於舉奏者伏以入閣之儀務在整肅或少虧於恪敬
則有慢於典經今欲依嘗朝例差殿中御史二員押
鍾鼓樓位仍各綴供奉班出入所異共爲糾察免失
規程敢將舉職之程粗益朝天之敬從之
四年三月二十日御史臺奏臺中舊有格杖近年不
行每有決遣公事皆於河南雒陽兩縣追取人杖今
緣臺中嘗有囚徒勘責若一一於兩縣追取又緣地

理延遠及後差人往來交妨指揮公事者今臺司請
置嘗行人杖免有妨滯公事奉勅宜依

長興三年三月勅近日累據御史臺奏陳狀訴屈人
據狀內皆是勘責多時却曉示陳狀人送本道依次
第論對及州府追到支證本人又不到彼處恐紊規
繩須行條理宜令御史臺今後諸色人論訟稱已經
州府斷遣後抑屈更不在牒本道勘逐便可據狀施
行若未經州府論訴驀越陳狀卽須畱本人據事理
詰勘如實未經本處訴論便可具事由勒本道進奏
官差人齎牒監送本處就閑連人勘斷後申奏仍不

得虛有禁繫

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御史中丞龍敏等奏陳事如後
一伏以臺司除御史中丞隨行印及左右巡事監察
使弁出使印等外其御史臺印一面先准令式卽是
主簿監臨近年已來緣無主簿遂至內彈御史權時
主持掌隨本官出入不定伏緣臺中公事不同諸司
動繫重難并憂遲滯當奏申堂之際及牒州牒府之
時事無輕重竝使此印今准令式逐日有御史一員
臺直承受制勅公文其御史臺印今欲勒畜臺中不
令在外選差令史一人帖司一人同知此印凡有諸

色文按印發之時指揮諸司各置印曆一道具其事
節件數書在曆中卽於直官面前點簡印發其印至
夜封閉候交直轉付下次直官共議執行保無差謬
者伏以御史臺事總朝綱職司天憲所管人吏色役
最多上至朝堂次及班列或在京勾簡公事或外地
催勘稽違監守徃牢行遣按牘或隨從出使或祠祭
監臨凡有係於臺司皆須籍其人吏俾無闕事以贄
國容近年以來人數極少及月限者授官出外爲官
滿者追呼未來人力旣到不勉公事便至停滯切以
往歲臺中亦闕人吏曾於諸州抽取今欲於諸州使

丹元 振舉
院內量事差取十人據臺中諸司闕人臨時量才填補者一其臺中令史今欲條流凡出官考滿却來歸司者便具到日申堂請以到日繫其選限如有經年不到追領不來卽具申堂便乞除落名姓奉勅宜依凡京百司人吏考滿歸司繫其選限亦宜令准此未帝清泰元年御史中丞張鵬奏文武掌叅官入閣日廊下設食每宣放伏拜後就食相承以爲謝食拜臣以每日掌朝宣不坐後拜退豈謝食之謂乎如臣所見自今宣放杖拜後具就次候將設食別降使於敷政門外宣賜酒食群臣謝恩後食從之是年鵬又自

舉內殿起居門外序班與御史晚到失儀詔各罰一

月俸料

故事御史府不治尚書左右丞舉奏令鵬自彈則尚書左右可知矣

二年十一月知彈御史奏今月二日班入遇雨移班廊下知班臺吏董瑾引僕射在中丞三院御史之下僕射頡問董瑾稱准掌例臺司刺都省請簡討舊儀都省稱國朝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爲統屬且左右僕射掌朝不在中丞之下赴宴廊食竝在中丞之上况中丞有公叅之禮避路之儀詳其道理自有等降臺司又堅稱李琪盧質任僕射日日亦如此又引通事舍人在一品班上尋申中書門下奉

宰臣判令廊下使重定班位廊下使言今後遇雨移班廊下欲請依殿前塼位次第二品在三品前一品後如中丞大夫俱置卽大夫在中丞前其西班准此謹聞敕宜令置一品二品三品塼位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御史臺奏唐朝令式南衙掌參官文武百僚每日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嘗食自唐末亂離嘗食漸廢仍於入閣起居日賜食每入閣禮畢閣門宣放伏群官俱拜謂之謝食至清泰年中入閣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立班重謝交失本根今後入閣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從

之

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閣禮畢賜廊下食在京時祇於朝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朝於正衙門外權爲幕次房廊隘狹伏恐五月一日朝會禮畢准例賜食於幕次難爲排比伏見唐明宗時兩省官於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今未審入閣日權于正衙門兩廊下排比賜食爲復別有處分勅宜依明宗朝舊規廊下賜食

四年三月御史臺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鞠獄訟居上者判臺知公廡雜事次知西推贖贖三

司受事次知東推理匪伏乞今後准故事施行勅宜
依舊制尋以尚書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
暉爲河南少尹自是無尚書郎知雜者

五月御史臺奏尚書郎知雜之時赴臺禮上軍廵印
吏咸集公叅府司并兩縣皆呈印伏今年深御史判
雜上事欲准前例從之

五年二月乙巳御史中丞竇貞固奏國忌日宰臣跪
爐焚香僧人表讚孝思述祖先違世之事而文武百
辟儼然列坐竊惟禮非天降酌在人情今古通規君
親至敬對像佛行香之日實帝王不樂之辰豈有聽

烈祖之勲舊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
贊冠合同於諸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
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
庶之例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冢之禮晉武帝詔稱
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對王合依
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嘗
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
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嘗躰國官陪位拜
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門集

九
月
三
日
振
舉
卷
之
三
十
七
賀弁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
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尅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
既大典宜通關八座承郎弁下二學詳義僕射王負
等十四人議弁同弁撰立贊冠醮酒二辭詔可

伏曼容爲太子步兵校尉永明初王金輅建碧旂象
大輅建赤旂曼容議以爲齊德尚青五輅牛及五色
幡旗並宜以先青爲次軍容是月殿中侍御史賈毗
殿中侍御史劉載狀由自漢朝初每遇內殿起居臺
司定左右巡使先入起居後於殿廷左右立定百官
始入起居有官失儀具彈奏者自今後欲依入閣彈

奏儀折腰奏候宣徽使言所奏知通事舍人喝拜兩
拜訖使喝好去便退如兩巡使自有失儀亦候班退
左巡使失儀右巡使彈奏右巡使失儀左巡使彈奏
世宗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
日赴朝參不到如是嘗朝不到於本官料錢上每貫
罰二十二文如是內殿起居入閣行香出城聚集及
非時慶賀御樓御殿橫行參假不到並是倍罰臺司
先榜幕次曉告本官限三日外卽牒三司尅折如有
故曾陳牒卽將領由呈驗又十六愆條准元和二年
十二月內御史臺奏文武嘗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

勅如有朝堂相吊慰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談笑喧嘩
入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慢至班列行立不正起拜
失儀拜跪不俯伏舒脚穿班伏出閣門不卽就班無
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拜起振衣退朝不從正衙
門出非公事入中書每犯者奪一月俸今商量比舊
條各減一半如所由指揮尚或抗拒卽准舊例錄奏
貶降從之

同日御史臺內臺司見管四推臺一推臺二推殿一
推殿二推或准勅命宣頭堂帖指揮送到公事并諸
道州府論訴准例三人已上三院御史從上輪次配

推兼具差定推官名銜申奏申中書門下如是二人
已上卽本彈推勘若四推皆有公事外更有刑獄卽
差次官推勘兼便逐日輪差官吏臺直點簡刑獄同
日御史臺申臺司或准勅命宣頭委臺司差官出外
推勘刑獄臺司舊例於監察御史內從下差定如是
行勅定名不拘此例

